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WORLD'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COLLECTION

世界科幻杰作选

[美] 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WORLD'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COLLECTION

世界科幻杰作选

[美] 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幻杰作选 / (美)雷斯尼克 姚海军 主编; 杨予婧 易晨光 等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10

ISBN978-7-5364-8476-4

I. 世… II. ①雷…②姚…③杨…④易…

III. 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6217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世界科幻杰作选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主 编 [美]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译 者 杨予婧 易晨光 等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杨 爽
版面设计 杨 爽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印 张 13.25
字 数 310 千
插 页 2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364-8476-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 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 356 号 邮编: 611730

目 录

CONTENTS

- 艰难抉择 | 01 [美]罗伯特·索耶/著 易晨光/译
- 我心中的乔治亚 | 13 [英]查尔斯·谢菲尔德/著 红猪/译
- 熊发现了火 | 63 [美]特利·比松/著 杨予婧/译
- 光 | 75 [美]布拉德·托格森/著 开膛手露丝/译
- 首份合约 | 101 [美]琳达·顿恩/著 郑晴蕾/译
- 十二秒 | 115 [美]蒂娜·高尔/著 郑晴蕾/译
- 悬停弧线球 | 143 [美]加德纳·多佐伊斯/著 郑晴蕾/译
- 德雷克方程式预评估 | 157 [美]弗诺·文奇/著 易晨光/译
- 追赶太阳 | 185 [美]杰弗里·兰迪斯/著 石坚/译
- 被遗弃的世界 | 205 [美]凯伊·凯尼恩/著 易晨光/译
- 希文太太唯一的女儿 | 223 [美]劳拉·雷斯尼克/著 郑晴蕾/译
- 致风暴海湾 | 239 [美]格雷戈里·本福德/著 易晨光/译
- 天使般的外表 | 309 [美]罗宾·贝利/著 梁宇晗/译
- 我买的不是这玩意儿 | 339 [美]安德莉亚·斯图尔特/著 邹运旗/译
- 当托马斯·杰弗逊一人用餐时 | 343 [美]克里斯汀·鲁斯克/著 杨予婧/译
- 暗夜中的美 | 371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著 梁宇晗/译

艰难抉择

[美]罗伯特·索耶 著

易晨光 译

“有意思的是，”豪普特曼正在国家广场上向西漫步，他一边说，一边跟同行的金指了指白宫，“这个地方的菜肴竟然还不错。”

“这有什么奇怪的？”金问道。

“你看，这是一处旅游胜地，对吧？一处历史景点。人们从世界各地跑来看从前的美国政府大本营，回顾那个还有政府的时代。现在拥有白宫的那群人什么狗屁东西都拿不出来，门票还贵得吓人，更不用说人挤人的糟糕环境了。但这儿的食物确实挺棒的。话说回来，明天就会有大批人群到来，趁现在方便，我们可以在这儿用餐。”

金点了点头。“好吧。”他说，“试一试也无妨。”

豪普特曼和金用餐的房间是昔日的国宴大厅。它那镶嵌橡木的墙壁上装饰着六十一个男人和七个女人的肖像，在政府被废除之前，相框里的这些人都曾担任过总统。

“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样的？”点好菜后，金问道。

“谁？”豪普特曼说。

“太空人。那些宇航员。”

豪普特曼皱起了眉头，想了一想，“问得好。他们离开地球的时候是——什么？”他扫一眼系在手臂上的网络浏览器——显然，这装置一直在跟进他们的谈话，它当即从网上找到了豪普特曼需要的答案，“二百一十年前。”豪普特曼读出了这长十厘米、宽五厘米的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他又查阅了一下，“啊哈，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官僚主义、政府，自由遭到剥夺……”他摇了摇头，“对他们来说，我们的世界就像一缕清新的空气。”

金笑了，“在星际飞船上待了一个多世纪，清新的空气正是他们想要的。”

豪普特曼和他的网络浏览器都没有把事儿说明白：自“奥杜瓦伊号”从富兰克林星返程算起，虽然地球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飞船上的时间不过才流逝了两年而已，而且在这两年中，船员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冬眠状态。

侍者端上了他们的食物：豪普特曼点的是“克林顿”——猪肋排配肉汁土豆泥；金点的则是一道“诺斯沃西”^①——豆腐蒸茄子。他们一边吃，一边继续聊天。

账单送过来之后，在俩人中间的桌子上搁了好一会儿。终于，金开口了：“你能先付了吗？我明天再给你钱。”

金提出请求的时候，豪普特曼的网络浏览器自动发送了一个查询指令，搜到了同时包含金的名字和“逾期个人贷款”之类的词儿的记录。豪普特曼低头扫了一眼浏览器的屏幕，屏幕上列出了七个条目。“坦白讲，哥们儿，”豪普特曼说，“你在这方面的记录可不太好。要不你先替我俩开一张支票，然后明天我再付给你？我的信誉记录还是不错的。”

① 作者杜撰的美国前女总统，文中为菜名。

金也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浏览器，“你的信用确实挺好。”他说着，伸手接过了账单。

“给小费时别太抠门儿啦。”豪普特曼说，同时再次咨询了自己的浏览器，“来自皮奥里亚的戴夫·普雷斯顿发帖子说，去年他和你一起外出就餐时，你只留了百分之五的小费。”

金和颜悦色地笑了笑，伸手去掏借记卡，“这年头儿真是什么事儿都藏不住啊，是吧？”

白宫的所有人都非常聪明，聪明至极。

地球上所有人都收到了那条信息，内容很简单：“这是UNSA^①‘奥杜瓦伊号’船长约瑟夫·柏拉图向地面指挥中心发出的信号：你好，地球！好久不见。我们的全体船员均已从暂时休眠中复苏，我们将于十二日后抵达故乡。我们希望着陆舱能降落在它当初发射的地点，也就是肯尼迪航天中心。请告知是否可行。”

谁还能记得有一艘古老的太空探测舰今年要返航呢？正当全世界都一片错愕之际，白宫的所有者发送了一条回复：“你好，‘奥杜瓦伊号’！很高兴听到你们安然无恙。肯尼迪航天中心已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关闭。但是，依我说，你们干吗不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呢？”

当然了，那个信号被传到太空中。当时地球上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每个人都听到了柏拉图发来的回复：“我们很乐意在白宫降落！我们将于东部时间8月14日正午着陆，敬请期待。”

等人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时，舆论普遍认为白宫的主人们引发了后政府时代最严重的公共政变之一。

① 作者杜撰的未来国际性机构，全称“United Nations Space Agency”（联合国宇航局）。

以前从来没人能成功地在国家广场上聚集起一百万人。三个世纪之前，马丁·路德·金只鼓动了二十五万人；还有四次各不相同、都自诩“百万人游行”的活动曾吸引过大约四十万人。由于后来再也没有什么政府可反抗，这些年来，国家广场自然只能吸引一些历史爱好者。这些人会凝视着光滑而漆黑的越战纪念碑，凝视着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旁的十九座士兵雕像，凝视着哥伦比亚塔的血红色塔尖；他们凝视着那些刺眼的提醒，在心中告诫自己，政府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今天，豪普特曼心想，聚在这里的人数似乎真的达到了那个神奇的数字——虽然毫无疑问，会有数十亿人在家中通过虚拟现实联播网收看实况，但好像真的有一百万人亲自赶来，看这唯一一批从地球派到太阳系外的宇航员返回故乡。

站在人山人海，豪普特曼不会感到丝毫慌张。要是有任何信用评分低于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进入他周围十二米内，他的网络浏览器就会通知他；即便是那些选择不佩戴网络浏览器的人，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因各自独特的生物特征被识别出来。有一次，豪普特曼还看见了一个险些得手的小偷在人群中挪动的轨迹——一个女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给她让出一圈空地来，那是因为大家听到了网络浏览器发出的警告声，纷纷闪躲到一边。

“来了！”金站在豪普特曼身旁，指着天空高喊了一声。“奥杜瓦伊号”的着陆器冲破了云层的底端，那是一个银色的半球体，下部还有着黑色的支架。它的中央引擎的排气装置并不比任何垂直起落飞行器差。

着陆器离地面越来越近，在豪普特曼的视野中也变得越来越大。随着飞船安然降落在昔日总统住宅的草坪上，豪普特曼和其

他所有人一道鼓起掌来。

这是一艘非常引人注目的飞船——毫无疑问——但飞船上使用的科技显然已经过时了：圆锥形引擎和抛物面天线，铰接式支架和铰链式舱门。此外，船身上还印着前自由时代的标志：五国国旗加上各种政府航天机构的标志。

没过多久，飞船侧边的一扇门放了下来，一个人出现了，他站在门内的一块平台上。豪普特曼离得很近，他能看见那人一边卖力地朝人群挥手，一边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豪普特曼身边的大部分人也挥手回礼，那人转过身来，开始走下阶梯。母舰的整个返程旅途都是以一个单位的重力加速度的加速或减速完成的，而富兰克林星球的地表引力则比地球的大百分之二十。所以那人——豪普特曼低头扫了一眼网络浏览器，确认此人就是柏拉图船长——走下梯子，稳稳地站在了白宫的草地上。

豪普特曼还没那么疯狂，他不会为了抢到着陆区域旁边的位置而在国家广场上露宿整晚，但他和金还是在破晓时分就赶到了，自然而然他们也站得很靠前。豪普特曼能清楚地听见柏拉图说：“大家好！回家的感觉真好！”

“欢迎回来！”人群中有人高喊。“很高兴迎接你们回家！”还有人欢呼道。豪普特曼只是笑了笑，金则加入了呼喊的人群。

当然，柏拉图并不是独自一人。一个接一个，他的二十四名探险伙伴都走下梯子，来到了夏日灼热的空气中。一部分人——其中有的正是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后代，是豪普特曼召集过来的——和宇航员们握手相贺，拍着他们的后背，拥抱着他们。总的来说，大家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间。

但是，最后柏拉图船长还是转向了白宫；看到玫瑰花园上方飘

浮着的“大吃特吃”全息标牌，他显得有些诧异。他转向环绕着自己的人群。“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他说，“原谅我不得不这样问，但是你们当中，哪一位是总统？”

除了一众宇航员，所有人都哈哈大笑。金戳了戳豪普特曼的肋骨。“怎么样？”金说，“他是在说，‘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

“我们已经没有总统了。”柏拉图身旁有人说道，“没有国王，没有皇帝，也没有首相。”

另一个人说：“莎士比亚说杀了所有的律师，我们没有照做，但我们干掉了所有的政客……然后律师也跟着没了。”他显然颇为自己的才学感到沾沾自喜。

柏拉图的眼睛瞪得比正午的太阳还大，“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了？”

人们纷纷点头，不约而同地回答“没错”。

“那……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船长问道。

豪普特曼决定开口说话：“为什么这么想呢？当然是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天，豪普特曼得到了与柏拉图船长交谈的机会。虽然的确有些宇航员有亲人为他们提供住处，但柏拉图和大部分其他人一样，都没有任何家人来接待。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柏拉图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离开的这些年，我们的工资应该被拿去做投资了，但是……”

豪普特曼点了点头，“但是原本负责打理投资的机构早就没了，此外，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已经一文不值了；你需要的是社团点数。”

柏拉图耸了耸肩，“可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显然,豪普特曼对太空很感兴趣;这就是他要跑到特区来看着陆的原因。和船长深入交谈一定会很有意思。“你愿意住到我那儿去吗?”他问道。

柏拉图似乎对他的邀请颇感惊讶,但是,好吧,很明显他的确需要找个地方落脚——除非他打算回轨道上的母舰去。“嗯哼,当然了。”他握住了豪普特曼的手,“为什么不呢?”

豪普特曼的网络浏览器显示出了他从没见过的东西:在“约瑟夫·泰勒·柏拉图信用评级”的旁边,赫然闪烁着两个字:未知。不过,当然了,这也都在预料之中。

豪普特曼请到了一名宇航员,金显然对此有些嫉妒,他找了个借口,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了豪普特曼位于塔科玛公园的家里来。

柏拉图跟他们讲述了富兰克林星球的故事,描绘了一番它的四颗卫星、橙红色的光环、地表上直指天际的巨大水晶和色彩斑斓的瀑布,豪普特曼和金听得如痴如醉。柏拉图一行人并未发现生命迹象,当然,正因如此,检疫也就没有必要了。柏拉图说,没能找到天然有机体让他们倍感失望。对于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得地球上的人们在对富兰克林星球进行光谱扫描时检测到了氧气痕迹,柏拉图和他的船员仍在争论不休。但无论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结果,其原因都不可能是生物方面的。

“我确实很惊讶。”柏拉图说,此时已接近中午,他们点了咖啡,休息了一会儿,“我原本很期待作任务报告。好吧,坦白地说,我还盼望着政府会做好迎接我们回归的准备。”

豪普特曼同情地点了点头,“我感到很抱歉。没了政府有许多好处,但我想,其中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些在小隔间里打理各种陈年琐事的公务员也都没了。”

“我们确实有许多科学数据可供分享。”柏拉图说。

金笑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数据留给出价最高的人。一定有公司会认为你们搜集的数据能创造利润。”

柏拉图微微点了下头，“好吧，到那时，我，嗯，我就有你们说的那种社团点数了。”

豪普特曼和金都低头瞥了瞥各自的网络浏览器；这只是个习惯，真的，他们没有别的意思，但……

但他们的设备已经预先对潜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刺眼的“未知”二字再次出现在显示屏上。金瞧了瞧豪普特曼，豪普特曼也瞧了瞧金。

“那倒是个问题。”金说。

真正的问题首先是午间新闻报道出来的。在金与豪普特曼的陪同下，这则新闻看得柏拉图惊慌失色。“奥杜瓦伊号”的一位船员里奥·约翰斯通企图在新水门塔附近强奸一名女子。该女子签约的安保公司对其网络浏览器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约翰斯通被制止了。

“真是蠢货，”播报一结束，柏拉图就不停地摇着脑袋说道，“他真是个该死的蠢货。”他先看了看金，又看了看豪普特曼，接着伸开了双臂，“当然了，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凑成了好几对，但约翰斯通一直是孤单一人。他一直在说，他等不及回到大地上了。‘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英雄的礼遇。’他这么说过，‘到那时，我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人。’”

豪普特曼睁大了眼睛，“他真那么想？”

“噢，真的。”柏拉图说，“‘我们是宇航员呢。’他总是说，‘我们可是太空先锋。’”

豪普特曼低头瞥了瞥，他的网络浏览器尽责地解释了一下这种晦涩的说法。“原来如此。”他说。

柏拉图皱起了眉头，“约翰斯通会怎么样？”

金长叹一口气，“他完蛋了。”他轻声说。

“什么？”柏拉图说。

“完蛋了。”豪普特曼表示同意，“你瞧，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得到信用评分。”柏拉图的神情表达了他的困惑。“自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豪普特曼接着说，“其他人就在网络上对我们进行评价：‘弗雷迪喜欢欺负弱小’‘吉米偷了我的午餐’‘萨莉考试作弊了’……”

“但是肯定没人关心你小时候做过些什么吧？”柏拉图说。

“这个机制贯穿你的整个人生。”金说，“人们无休止地在网络上说着他人的闲话，而我们的网络浏览器——”他抬起了右臂，好让柏拉图看见那个装置，“会识别任何我们正面对的或是在接近我们的人，然后检索并关联与他们有关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需要政府了。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管理社会，但有了信用评分，我们的社会可以自我管理。”

“自打网络诞生的那天起，自打第一个搜索引擎诞生的那天起，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豪普特曼说，“我们需要的就只有更智能的搜索代理、更好的带宽，还有让每个人保持在线。”

“但对于你们这些宇航员来说，”金说，“那类东西是全新的。噢，你们那时也有简陋的网络，但哥伦比亚战争中的电磁脉冲使得那时的大部分网络资源都丢失了。你们得从头开始。这并不是说你们的信用评分是零；相反，你们根本就没有信用评分。”

“除了你的下属约翰斯通。”豪普特曼抱歉地说，“如果那事儿都上了新闻了，”他对着壁嵌式监视器跷起拇指，“那它肯定在网络

上人尽皆知了。和一个卷入这类麻烦的人比,连麻风病人都更受欢迎呢。”

“那他应该怎么做?”柏拉图问,“我们‘奥杜瓦伊号’上的所有人应该怎么做?”

这一次广场上并没有一百万人,甚至连十万人都不到。现场的气氛也并不欢腾;相反,每个人的心头都笼罩着一片阴云。

但那就是最好的答案了。每个人都明白。“奥杜瓦伊号”的发射器已经修葺一新,地球轨道空间站上的工作人员也已经造访了母舰,对其进行了升级与翻新。

柏拉图船长一脸沮丧的神情。在那二十五人中,约翰斯通和其他几名公然违反了既定行为准则的人,则看上去又是尴尬,又是懊恼。

这一次,豪普特曼和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站到了人群前列。他们已经知道柏拉图要说些什么了,这一路上他们都在与他讨论。于是,他们看着人群中的脸庞——依然是人头攒动,但相比数日之前的人山人海,这看上去倒更像是世界末日的场景。

“地球上的人们啊,”柏拉图朝来到现场和收看虚拟实况的观众说道,“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比我们离开时老了几个世纪的地球。我们曾满怀希望——我们当中有信仰的人也曾为此祈祷——地球会成为更好的地方。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无疑是变得更好了。

“我们将找到一个新家,”柏拉图接着说,“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希望那个社会将与你们的一样和平而高效。我们——全部二十五人——已经就一件事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这件事应当能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动身离开。”他看了看

他的一众船员,然后最后一次转过身来,面向自由地球上的民众,
“当我们找到一颗新的星球安顿下来,我们不会在它的土地上竖起任何旗帜。”

我心中的乔治亚

[英]查尔斯·谢菲尔德 著

红猪 译

我第一次和数字计算机发生纠葛是在1958年年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或许像是中世纪。可在当时,我们已经自认为比十年前那些前辈先进了不知多少倍——他们那会儿,编程还主要靠在插件板上插插头,一台卡片序列可编程计算器就已经算是高精尖产品了。

话虽如此,1958年依然算得上是个很早的年份,早到关于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哪一种更胜一筹的争论都还没有尘埃落定,数字计算机的优越性也还没得到承认。至于我用来编程的第一台计算机,不管以谁的标准来看,都称得上原始。

那台机器的名字叫“DEUCE”,全称是“Digital Electronic Universal Computing Engine”(数字电子通用运算引擎),它的前身是但丁顿国家物理实验室开发的“ACE”(Automatic Computing Engine,即“自动运算引擎”);如果你玩纸牌的话,这个先后顺序就很好理解了^①。与ACE不同的是,DEUCE是台商用机器。一位设计者在评价ACE时曾说:“早知道最后会用于商业,我们就把它做得更好

^①“ACE”是扑克中的“A”;而“DEUCE”则是两点。